

望江县作协赴长岭镇采风作品专辑

远古驭兽而行,宋客泛舟以游,现今行千万里,驾车可往。今有文友故土,往长江北岸访黄家堰遗址。地属故县,又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,驱车可以前往,我即乘兴而至。

——题记

在安徽省望江县长岭镇黄家堰村,有一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。五六千年来,新石器时期的石具、陶罐、玉器 etc 文物,静静地沉睡在此,在地下不足两米的泥土里,与先民共眠。

初闻黄家堰,我以为它是神秘沧桑的黄土荒原。少年时我就听闻,黄家堰在离家不远的南山后面。我知道南山,从我在泊湖之滨的农村老宅,骑自行车前往,要一小时左右。而我不知,到南山后的黄家堰,又要多久。但村庄有传言,十里八乡的许多富户,大抵是去过一趟南山,回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突然变得富有。于是包含我在内的许多农民,都笃信黄家堰至今还能挖到宝藏。黄家堰,就是一个藏宝地。

了解黄家堰,方知晓五千年前此地已有人类文明。1997年,黄家堰村兴修水利,灌溉圩田,以期来年农田收成增加。圩田位于长江北岸支流武昌湖流域,河水冲刷形成的平原地带。开挖途中,陶器器皿、玉制饰品,相继被发掘。采挖深度仅两米左右,各类器具裹着黄泥,难辨真伪,若砖厂模具一般被随意摆放。村民不以为奇,拾掇回家,质地粗糙简陋的石镰、石斧,竟沦为孩童玩物。长岭镇文化站得知消息,深入调查以后,决定上报文物管理部门核实。就此,埋藏

土永菊事

我生于菊月,所以对菊有一种天然的偏爱,我称之为朴素的浪漫。我单位的院子里,便有那样一片菊。每当秋风起时,菊花开得肆意而盎然。那是许多年前,一位早已退休的老职工种下的——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侍弄花草的情景。

我有一位中学同学,名字里带一个“菊”字。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,老师把我们安排坐一起,成了同桌。两个女孩,就这样走进了彼此的青春,直至工作、成家,在不同的城市生活。每年菊花盛开的时候,我们会准时收到对方的生日问候。

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,别号五柳先生,写下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为菊定下了高洁的基调。宋代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里提到“菊,花之隐逸者也。”《红楼梦》里描写王熙凤的美貌,“俏丽若三春之桃,清素若九秋之菊”,是说凤姐既有妩媚鲜艳的形象,也有清高闲雅的气质。而贾探春在汝窑花瓶里斜插几枝菊花,暗喻其精神格局。菊花被文人墨客、才子佳人供在案头,清冷而骄傲。

此刻,我心中所念的,却是土永村的菊。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土永村。当车子拐进“土永丰收广场”时,第一眼便被一片浩瀚的金黄吸引,仿佛菊花的海洋,它们热热闹闹,挤挤挨挨地开着,把生命铺展在脚下的土地与初冬的暖风里。同行者告诉我,“菊花是个好东西。晒干了,泡茶喝,清热,败火。”一种混合着泥土与花朵的芬芳在菊田里弥漫开来。

菊,不再是书斋里的清供,而是走进了人们的生活,成为了百姓的生存之本。它的价值,不仅仅是“闻其香,观其

11月29日,望江县作家协会组织了一场去往长岭镇土永村的专题采风活动,在长岭豆丝与黄家堰遗址间,探寻我们皖江大地的文明密码,感受这和美乡村的蜕变新生。

上午九时许,参与人员陆续到达望江东外环小区的集合点——门吉草堂,共同见证了“望江县作家协会创作基地”揭牌仪式的举行。

随后,车队启程,向长岭镇土永村驶去。车窗外一路上的景致,渐渐从望江县城的轮廓中淡出,慢慢展现在眼前的是大片的乡间田野,还有成片的柿子树。一同前行的有二十余人,分乘五辆车,将在这样开阔浪漫的美景里,开启一段文明探寻之旅。久未见面的文友们,笑语莺喧,车内洋溢着温暖而欢快的气氛。

抵达的第一站是长岭镇土永村的丰收广场。随后我们走进了新建成的池州学院和美乡村长岭镇研究中心。

上午9点整,在周全先生门吉草堂私人艺术馆举行简短的“望江县作家协会创作基地”揭牌仪式,此前县收藏家协会、县书法家协会、县美术家协会、县观赏石文化协会、县摄影家协会等均在此挂牌,作为创作基地,很有现实和教育意义。作家们先后饶有兴致地观看了该馆藏藏池故里特色瓷器、铜器、书画、奇石四大类数千件物件,细细观摩,认真欣赏,不断有赞美声互相称奇,这一

人间尚有黄家堰

●郑百顺

地底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被发现。经省级文保专家验证,黄家堰遗址的文化内涵与五十公里外“古南岳”天柱山脚下的薛家岗遗址文化特征高度契合。由此,黄家堰遗址被列入安徽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。黄家堰,就是一个远古人类文明遗址。

走近黄家堰,要穿过名为寨山的丘陵。在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,水系繁杂,但质朴的村民们,给每一条水沟都会取一个好听的名字。更别说难得的丘陵和山岭。进入黄家堰要穿过一片山林,与附近海拔不过百米的南山相比,这片山林就好比山脚的一段坡道。而这高出黄家堰不到十米的坡地,也被赋予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寨山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,一定拥有数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平静的心性。如那些被埋藏已久的新石器时期遗址的文物一样,在泥土中享受着不受外界干扰的恬静生活。

寨山前有界碑,安徽省人民政府立。村民向导带我们进入山林。林中的石头子小道被杂草铺满,犹如草火烧过的地,砖与松软的黄土参半,软硬适中。与我同行约二十人,穿行林间。冬阳微暖,枯叶炸响,有人伸手足要与枝叶相触,有人屏息正听万年虫鸣。众人拨开生活俗务如丝般的缠绕,漫步寨山,来此寻访。

是黄家堰的宝藏吸引了众人吗?自1998年,省政府将黄家堰文化遗址列入文保单位名录后,失散民间的文物已被悉数追回,贩卖文物的违法犯罪分子也受到审判。很显然,我们不可能被黄家堰的文物宝藏吸引。

穿过寨山,黄家堰文化遗址也立有巨型石碑。碑身高约3米,长2米有余,厚30公分,正面楷书“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”,竖写“黄家堰文化遗址”,落款标注有立碑时间“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”。我随众抚摸石碑,进入遗址。

遗址位于圩田岸边的一条河道之中。河道外有水塘,一位渔民在此搭有铁棚,正躺坐着望水小憩,逍遥自得。我定睛观察,恍惚间,冬日静水之滨,黄土地上寂静休眠的远古祖先劳作栖息的遗迹,都在他身侧朦胧浮现。

向导告诉我们:“自寨山入口,至圩田对岸,都已经被划为文物保护区。”我立于河中石桥上,不禁疑问:“那会不会影响农民种粮?”

但看见一望无际的圩田耕犁平整,近旁又有承包鱼塘的老农正在劳作,我便知道,古老沉睡的文化遗址与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建设互不干扰,相处和谐。

走出寨山的路上,与我漫步交谈的女子跟我说起,她幼时喜欢在这样的马

尾松林“寻宝”,在层层叠叠的落叶松针下摸寻菠萝形状的松果,拼成动物和将军的模型,却从未听闻,附近有这样一处富有宝藏的遗址。我虽早有耳闻,却也是初次探访。或许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在世世代代人与黄家堰的和谐共处中,早已经形成了杜绝喧嚣、互不干扰的生活习性。文物终有发掘见天之日,蕴含在村民们骨血中的秉性,却将随着血液奔流不息。

走出寨山,一位老妪拾禾而归。我为避开她横架在电瓶车上的树枝,停靠在路边等待。她不愧不忙,与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的同龄伙伴闲话家常。乡音亲切,笑声爽朗,听起来惹人留恋。我心绪闲适,等待时回望寨山幽深的小道,望见它连同道旁松树,树上方天空,都在松针和松针的缝隙间被撕裂。仿佛身着兽皮装束的青毡首领,缝补渔网时,翻转出来一条通向古今的箭头。我是那个趁父亲在湖边专注缝补时,拿起弓箭偷偷溜走,钻进寨山树林间猎獾的孩童。恰好我拉满弓,却被通道那头的强烈光线刺中,我扭头躲避,慌乱地射出了手中的箭矢。

老妪离开,掉落一根羽箭长短的枯枝。我捡起来,将它还与老妪。我知道它的归宿,它将会在黄土砌筑的灶台中,烧成碳棍。它燃烧的烟膏,会从烟囱里升起,化作这土地上方的浮云。它燃烧的火光,能将稻谷煮熟,在这片天地间,飘散米饭的清香。它燃烧的灰烬,最终会倾倒在圩田中,被雨水冲刷,渗透进这土地,安然沉睡。

中有以鹅卵石堆成飞鸟纹的朱砂陶器,也有大量精美玉器——似乎在告诉我们,这里曾是一个具备相当工艺水准的新石器时代聚落。

“从来处来,往去处去。”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,对根源的追寻从未停止。而一切终将以某种方式完成循环,回到开始的地方,重新出发。

一群乌鸦忽然集体腾空,盘旋不去。风哗啦啦地吹着,与鸦鸣交织在一起,仿佛吟唱某种古老的诗词。

返程的车缓缓启动,黄家堰在视野中渐渐远去。但我知道,那里有一缕沉寂了五千年的月光,将继续照亮所有逐水而居的人们。



庐山高图 沈周(明)

过长岭镇土永村的田野。在这片被时光浸润的土地上,有枫树,有银杏树,还有许多我不知名的树木丛生,黄家堰遗址如一枚温润的玉珏,静静嵌在密林深处的湖畔台地间,藏着长江下游先民最朴素的文明印记。

幸而考古学家们发现并唤醒了这文明的历史遗迹,单是站在遗址的田埂上,目之所及皆是岁月的回响。

似水流年,时光飞逝,黄家堰遗址在保护中静静伫立,土坡上的草木枯了又荣,武昌湖的水波涨了又落,唯有遗址下的文明密码,在时光中静静流淌。风掠过田野时,仿佛还能听见先民的低语,听见陶器碰撞的轻响,听见玉器雕琢的细语——那应该是文明的回响,是我们这片土地最深沉的记忆与浪漫。

回望这一片土地,日新月异,飞速发展,人类社会虽在不断地进步,但依赖的根基一直存在,脚下厚重的土地会一直承载着我们前进的动力!

据更是体现他个人的精神追求,数十载集大成者,是回馈社会、报答乡梓的真诚心意。

据周全先生介绍,他自幼受雷池文化熏陶和滋养,因而多有热爱家乡本土历史文化的痕迹,由此一直迷恋和深耕雷池文化渊源,进而成为一名雷池文化收藏爱好者,其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望江雷池文化时时紧密绑定,既陶冶了情操,又为雷池文化传承传播发扬广大。他对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与认同,深刻

黄家堰:江水封存五千年的人间炊烟

●王双发

——
初冬的风掠过武昌湖西畔
裹着湖水的清冷,漫过枯黄茅秆
平畴沃野间,黄家堰静卧如卷
没有人声鼎沸,也不见摩肩接踵
黄家堰的淡日轻轻覆盖土坑
像时光抚摸的旧书,等待造访者翻阅

指尖触到泥土里的陶片
粗糙纹路裹着五千年前的温软
手工控制的弧度还在边缘蜿蜒
风掠过耳畔,似听见五千年前的江澜
暖意顺着指尖,无声漫入我的心湖
武昌湖的波,长江的浪,浸软了土地
浅黄耕土下,界碑默然
一锄头的惊动在1997年
掘出的何止陶石碎片
是江水封存五千年的人间炊烟

二
黄家堰的土坑迎着叶落金斑
五十六道轮廓,东北西南向的指针一般
定格着远古的晨昏,在泥土里沉睡
先民的郑重,凝在图腾与祭奠
头颅朝向江来的东北,朝向日出的方向
是生命与大自然的轮回

我曾看过望江县博物馆月牙形的玉珏
针鼻钻孔磨尽五千年岁月沧桑
砂为砾,水为媒,琢出精巧弧线

长岭二章

●黄彩彤

黄家堰
风轻日暖
一个叫黄家堰的地方
松针覆盖了鹅卵石的山间小路
鞋底和车轮敲响了新石器时代的陶石
路旁的银杏黄得一身贵气
走吧继续向前
传统色彩更新了肌理
已化作现代化村庄的优美画卷
戏台
乡村的戏台大抵都是冬天开始热闹
台上锣开响
台下人沸腾

玉珏,扣住五千年前的月光一湾
湿润映出人影,贴过墓主的额与胸间
不是寻常妆点,是身份的标记
忽然想起奶奶生前腕间的玉环
原来美的执念,从来一脉相传

站在黄家堰遗址中央,听风的呢喃
武昌湖的水汽,初冬的冷光浮散
遥想五千年前,先民逐水而安
石器垦荒、陶器盛饭、玉器祭天
居家日子,在长江北岸柔韧蔓延
黄家堰不是孤帆,与临近汪洋庙遗址相连
像望江大地的珠串,串起古雷池的前世今生

三
没有惊天的传奇,只有生存的智念
春耕夏种,秋收冬藏,岁岁年年
离开黄家堰时,枫叶摇落土坡的尘烟
武昌湖的涟漪,载着阳光向着远方
先民早已化作这片土地的骨血
农人的耕犁划过田埂,是文明的续章
陶片偶然被拾起,仍是时光的笺札

黄家堰的沉默,胜过千言万语
我触摸到的远古,真实而温暖
文明是刻在骨里的敬畏,对生活的热爱
五千年前的江风,吹过黄家堰的土坑
今日又轻拂过武昌湖的波澜
我们循着先人的足迹,站立在这片土地上
浓墨书写着这个时代的生活篇章

谒黄家堰遗址

●王中华

一、石器
踩着泥泞
冬雨里我走向你。
新石器时代的凿石声召唤
朝圣的心情
石斧 石铲
曾亲见那含有金属成分的石头
那个穿木棍的浑圆的孔
你不曾腐朽
先民
你劳作的身影浮现
你劳作的声音回响
茹毛饮血 火种刀耕

五千年伟大的华夏文明
二、玉器
独立风中
你曾是长江的一部分
对岸分明有一个叫码头的地方
沧海桑田
你具体的坐落谁识
曾许是繁华的城市
那些琢玉的工匠
抑或那些买玉的商贩呢
先民
这里是部落首领
还是奴隶贵族的栖居

黄家堰的野桐子

●张松生

遗址与人都无法定义
都要走进历史 包括我
成为土地
无声无息成为果实

黄家堰的草就是我们的祖先
随手摘下的那颗野桐子
就是你的那个邻居

那片与长江一起迁徙的水域

理解雷池文化校正创新的精神内核,认为传承雷池文化是作为雷池人重要的责任和担当。

收藏是周全先生多年执着的追求和梦想,二十余年间坚持初心,收藏各类物件,过程中艰辛与快乐相伴着。为延续雷池文脉,他历时数载筹备,于2025年11月9日开馆并免费对外开放,旨在让更多人了解望江历史和传承古雷池文化。他的思路明晰:以艺术馆为纽带,推动古雷池文化形态的传承,助

力雷池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。
据知,周全先生是位草根出生,一直在外打拼,赚得第一桶金后,专注于雷池古文化的收藏和传承,不仅在精力精神上殚精竭虑,而且出巨资收集整理古雷池有关的物品,有时达到了痴迷的程度,并说服家人,腾空私宅空间,作为展室,正是依靠这种孜孜不倦的执着和追求,得到了组织的认可,社会的认同,实现了早年的梦想。真可谓是可喜可贺又可敬。

周全先生私人艺术馆

●姚云

一件件精美物品、一份份陈旧书刊、一座座各异雕像,既是那么熟悉又多显陌生,其中有穿越远古的书画、铜器、瓷器,琳琅满目,栩栩如生;还有近现代毛

主席像章、红宝书语录以及名人字画点缀其间,仿佛又回到了那峥嵘岁月、战天斗地的日子。一件件物品都凝聚了周先生对雷池文脉的执着守护,组组数